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康楊桑顧朱劉文唐祝列傳第七十二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也弘治十五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海性度高邁於書無所不讀而不可一世是時北地李夢陽倡起爲古文辭而交洽大與海繼起遂與齊名兩人皆陜士各自負不相下然意氣未嘗不相善也海既及第四年而當正德改元瑠瑾方用事瑾以海爲同鄉嚮海一顧不可得尚書韓文之論諸宦官也夢陽爲草疏瑾恨之下夢陽于獄夢陽有內弟左舜欽泣語夢

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念非康德涵無可以救子者德涵肯爲吾子往見瑾事可解也吾嘗求救於德涵顧子一言爲質夢陽曰死吾自安之吾安能使德涵之往見此惡人而爲我也舜欽曰吾固知德涵之爲人也誼至高子又安能必德涵之不肯見瑾而爲子也強之再三夢陽援筆書片紙曰德涵救我惟德涵爲能救我餘無別言舜欽持書急詣滸海曰瑾吾固不願見者也儻一見而能出李子於獄吾可拘於昔日之康海不爲吾良友一往救耶即上馬馳至瑾門門者不爲通呼曰我天下

鄉人也汝公乃我鄉里門者入白瑾瑾即攝衣出迎延致上坐海不少遜瑾遂留飲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請先生見教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其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溫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海譏己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洛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海也此一人乃今之

李白也海何能爲役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雄小智也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此謂輕傲力士力士脫靴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徐以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也此人罪當誅海即起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之又二年海之母歿李夢陽爲表其墓海誠有所以重夢陽何如有瑾海亦自守常秩如故其後瑾收人遂指海爲瑾黨時海艱歸關中言官謝訥以此論罷海矣海家居鄠杜中野服放情山水隱於聲妓間有東山遺風久之

大司馬彭澤欲薦之起海答書以見意曰數年不
聆侍得過問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輩
布丁左右僕自弗年蒙詔之彼即放蕩形骸雖飲酒不
多而日與酩酊為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何以鄉人
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縻數年若招豚
覺爾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寔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
之於仕來多事以來閒其驍傲無狀如彼即或奮然
有擬付之意隨從自笑以爲狂奴猶爾即又飲酒散髮
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

可奪也况數石之粟半幅之紙乎僕何幼妄文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卬何私擬以為皋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不修飾及今上嗣位又見上之英毅果斷益喜益省以鄙志當究於此一時謾論譏說益無忌畏幾陷奇辜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直有使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學宮作養之恩下累先人獨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灰燼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黨人之事甚

已封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舍所畏[illegible]而然
致義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則宗元有不同於
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繼之操而
迹所宗元與九錫之間人[illegible]心之[illegible]此何如也今[illegible]
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illegible]死亦[illegible]小人[illegible]
原悰耳而區區區宦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理之用事也[illegible]
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游璫者不能得
一級而彼有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御之使[illegible]職
險之人卒不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俯且甚矣嘗朝夫

臣盖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其寄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即非賢者然豈小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輩間耶故鄙人之心至此盖放盖以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也公之高義盖曰古人内舉不避親而僕之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主於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使之不可於當世一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秩者有二

不能加詳問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居而勤県閣老門下者以爲實能僕懶散甚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但呻吟詩文以爲高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援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

或又告之彼即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
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
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
之志局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名陷九淵之下每於中
夜竊自歎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搆此究溺
令又不做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　一時同黜之人
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非大惡極蠹於婦人女子之
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說幸僕出以為先容之地而當時
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為

辯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詐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才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也如此有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乎衷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則信其爲肝鬲之實喟然憐我體我矣海同府郡縣

有王九思者字敬夫弘治初進士爲翰林檢討瑾攬權時出翰林爲部署練政事九思數月遷長文選亦瑾以同鄉故瑾敗罷歸與海同以風流自豪所作詞曲小令秀飛雄爽海不如而海歌彈特妙敬夫曲成海爲奏之一座傾倒海年六十要名妓百人爲百歲會諸妓了不受一錢人各持牋乞詩去楊少師廷和弟任曹即廷儀起家還朝過海海故與分不薄大喜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廷儀徐謂家兄君恒相念君但得一書昔爲道地史局語未畢海大怒罵君倚人我取手琵琶

擊之格胡牀迸碎蹝踉蹌走免海遂入咄咄蜀子吏不相見君子以是益知海之不能降志瑾也海之論文曰古人言以見志性情狀貌皆可求而得之孔子所以于師襄得文王也不自成家傍人門戶無乃類諸譯人也耶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陋哉杜陵人張志道者字孟獨正德中進士遊德涵敬夫二人間甚相得人言海卒後佳文章俱爲孟獨摘取去

論曰康對山之敗李獻吉也至今學士黯言之妬士之口善於補砌罰戾邪黨何冤也抑孰知時有降吏士以

正立以權濟乎王敬夫亦有輕薄時名然既涅足於要
津自難進於清議海豈其比哉夫以蓋世凶邪咄嗟之
頃握使熄其詹焰而奪其不肖之心是何風槩若彼斯
此少聚可以尺幅見繩乎何惑乎南子之見孔子不悅
於子路也縣斯以談晚節之風流恐又憎茲多口矣
楊慎字用修少師廷和子也少師初艱於嗣禱於神夢
神語曰當以聰明奇慧子畀君已而夢送五代忠臣晏
殊爲至曰武臣也復以巾術十八章輔之遂生慎七歲
所讀之書一過輒成誦大父授之易兩旬而洽年十八

舉于鄉舉正德六年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授翰林修撰世宗入繼大統少師以大禮議不合罷免慎率同官與上爭不能得倡百官撼門大哭上大怒杖朝堂幾死謫戍永昌詳見明倫紀戍居三十五年終慎之世不得召還初戍之明年聞父病匹馬間道歸省即還戍又三年奔父喪撫臣為疏請乃得歸襄事僅數月晚年借領戍役携子還蜀僑寓瀘州自還永昌嘗一月歸瀘滇中有識之撫臣呉者呉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鋃鐺鎖來慎不得已至滇則呉已罷敗慎遂是不復歸病寓禪

寺以沒沒年七十二而戍居者半世也慎性既穎敏而又好學又以父居內閣中秘所有書慎無不該覽故我朝稱博學者咸推慎一人所著述有百種其於經史有所証辭或與評擊皆有功於世教至謫滇中自以當聖世不復用壯心不堪牢落每欲耗磨之故自汙放有安石東山之僻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爭以白綾襪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慎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皆遍嘗妓女購歸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不爲怍其不羈若此重慶

守劉繪貽之書曰夫人情有所寄則有所忘有所識則有所棄寄之不縱則忘之不遠識之不深則棄之不篤忘之遠則我無所貪棄之篤則人無所忌無所忌而後能安無所貪而後能適足下所爲蓋求其適與安也古人買田宅擁聲妓皆豪傑蓋世之才豈獨無抱尺寸者之見也僕觀足下自蒙難以來嘔心苦志搴文績經延搜百氏窮探古蹟鑿石辨剝泐廢塚出遺忘有僻儒苦士白首遂翟曰自纂索所不能盡而謂竭精蕩神於逸欲聲色者能之乎慎得書嘆曰劉公知我洪中與李中

溪元陽張半谷含唐池南錡三人皆以詩文相友善慎終遺詩與詠其詩曰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誹不學離騷侶正葩仍爲風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筆令吾故吾逍遙篇中溪半谷池南叟此意非公誰與傳卒後八年穆宗卽位贈光祿寺少卿元陽大理人以進士起家爲荆州太守慎嘗語人曰見其貌如臨水月令人鄙吝自消聆其語如聞洪鐘令人懞迷頓醒含爲永昌人與元陽同舉于鄉爲第一人不得第遂不復仕以書史吟弄終其身

桑悦字民懌姑蘇一狂士也家貧亡所蓄書從肆中鬻得讀過輙焚棄曰業在吾腹中了徒令作蠹魚敢為人言自兒孟軻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嗄何傳或問翰林文今為誰曰眾無人舉天下亦唯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其大較也悦髫椎而補博士弟子員按水利使者至悦投謁曰江南才子桑悦使者大駭已知悦素延之校書故為刊落以試悦悦屬筆立為校補使者大悦服因規之曰子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行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

習非所宜追也自是折節爲文悅而一時仕路人無不知
有桑悅者年十九舉于鄉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閣道親
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繇孔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太任士
斥不取時丘濬爲尚書聞悅名召令具贄至巳出巳文
令觀給曰某先故擬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獵也耶
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illegible]半試更爲之歸譔以奏濬稱
善以爲如悅者可與雅收者也時悅名在乙榜謝弗肯
仕主選者惡其狂啐之命爲邑博士會按察視學者
訟濬濬語之曰吾故人桑悅作邪以驕吏視也按察行

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悅對曰亡恙但貧不肯迎耳使吏往召之悅語吏曰悅非可能召使來者按察乃能屈悍士可屈桑先生乎為若期三日先生來復則不來矣三日入見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悍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當得賢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哀鄉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昌觧耳脫幘徑出按察惱濤往日語乃下留之自後相見即狂甚無不假之詞貌為包容也御史聞

其名一日語悅曰匡說詩解人頤先生有是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講畢御史出位長揖謝教立為之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不欲往人間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攙奪其上不安耳為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閭傍若無人王元美論其文如社劇夷歌亦自満眼元耳似若質勝於文要未嘗不服其博以是故能見賞於瑯山云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也弘治九年進士時與湖州系
吳縣徐昌穀稱江東三才子遊於李獻吉何仲默兩人
間君相頡頏爲人高視闊步凡遇諸權貴人藐然若弗
見之遇山林文章行誼士又俛焉更爲之下旁人趣側
目待之矣初令廣平入歷郎署出守開封積與鎮守內
臣忤逮繫詔獄謫全州又歷藩臬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引疾乞休復爲當軸者所訕命以布政使致仕又二十
餘年起家巡撫楚中督顯陵工成修承天志復不稱旨
遂出南京刑部尚書尋論免官游所歷江湖天台衡岳

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觚翰歸田闕有息園門多載酒之客風流文雅照映林壑王元美品其才華在朱鄭之上撫楚時張江陵未冠璘見其文大奇之解所繫犀帶贈曰爲若異時圍腰飾然當且王不足久溷也至今人服其知人之鑒云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也年二十舉進士爲文自負才氣其餘不可攖與顧華玉臨裾鄰下埈樂風雅業已著聲執林不能取媚時相執政北人擯棄不喜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予凡號稱文學士不[illegible]

清銜每以簿書錢穀諸塵務困抑之於是應登則為

京戶部主事居亡何出為廷平知府應登皆優為之居

部部理居郡郡理又能以其暇日與文士質經史談

說文藝含英咀華詩歌渢乎盈耳閩中有指使者上其

治行稱最京口楊一清時掌銓政擢為陝西提學副使

一清故嘗督學關中創有正學書院以造多士應登拔

士之尤高等者作養其中英賢雲集凡數百人風教大行

人材丕興視一清時尤盛聞開封守顧璘被逮亟草疏

欲上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守璘治狀如某

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不足過臣方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為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者曰璘逮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逮矣罪也得無有文致之者乎顧聖明一察臣言璘不勝大幸即臣言妄臣甘與璘同罪臣昧死

疏往會璘已釋止不上應登性高朗介直不觧假辭色於人嘗在宴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以此憎口日哆各挾讒嫉恨不附己之幸例調滇爨芥翁舉經布政司參政遂長嘯乞骸得請歸卒年僅五十一也世日邑令來謁相讓而氣絕大奇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也弘治九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正德初璫瑾用事士大夫遝除無不候謁辭謝麟捧檄便行既涖任又不修問甫五月瑾矯旨黜斥為民麟貧不能歸遂寓居長興邑民具覘郡舉人施侃迎之入湖與山人孫太初宜春龍霓共結社為湖南五隱瑾誅起知西安轉參政入為太僕卿毎退食焚香靜坐如禪室相廷和過其門見雙藤倚戶飄香載道歎問曰此內為誰曰劉太僕廷和嘆賞遣人致意而去尋擢巡撫真定又三年改大理卿刑部侍郎

進工部尚書疏請用財宜節取民宜慎詔建節慎庫凡計視籍月計視日歲計視月皆御史與其屬共理之時有近璫求出蘇松將造龍袍麟謂尚衣自有常供請罷之上已俞而尋悔卒以爲忤勅致仕歸棲坦上盡謝世事讀書賦詩而已瓶無餘粟庖無兼味葦布如諸生藏獲任給灑掃灌園蔬足不至城市門無俗轍獨文儒有至則傾倒盡歡人餽之酒則受餽之諸名家翰墨則受嘉賓時至輒具陳欣賞曰吾堂不寶金玉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此佐詩有會心之句輒書册淵又之爪表裏

班如自咏曰山堂刺繡五紋披戲以自娛晚婦樓居貧無力自營語友人文徵明曰吾其神遊乎子爲我繪一神樓圖自集古詩十六咏以寄况恍若川夕燕息其間不知身在人間世也年八十有七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論曰空同有言曰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南都尤盛顧華玉朱升之劉元瑞皆是也嗟夫南都本六朝地習豈風氣使之耶雖然質文遞變從古然矣江河之趋其誰能不波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籜檡而取之存諸其人乎士攬藝文之轡馳驟于今古之塗何鮑謝之必諧聲于班馬義獻之必步趨于籀頡哉

文徵明名璧又字徵仲吳人也父林成化間進士歷官清白及守温州卒于官僚屬賻遺今千金徵明謝不受曰不孝孤不敢以生沔逝者人以是謂徵明無愧爲文温州子也既隸學宮郗習程式存何好作古文詞曹耦非笑之獻論議十四首敘事十五首皆見學士王守谿上謁刺曰昔張籍呈市泥繼皆時豪傑於文若然

視韓愈非其儔也而韓公得其文以爲奇從而品目焉世遂以其常出韓公之門以爲凡同韓愈氏之徒也仰與躋而列於韓氏而天下後世遂不能少其文焉徵明於籍湜無能比儗而明公則今之韓子也儻不以徵爲不肖而與進焉使他日人稱之曰是亦嘗出王氏門者豈不幸哉守谿大奇之其所與游皆吳中名士然循吉祝允明視徵明有十年以上之長唐寅生同歲也同里徐昌穀且後進皆以詩文書畫擅稱一時顧諸皆速起科第徵明數試不捷而海內士莫不艷其才名

首稱蔡之寧王且貽書以金幣來聘并及唐伯虎使者及門徵明駭稱病亟卧不起不與見無所受亦無所知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樂聊笑不答伯虎徃已見寧有反形乃佯爲清狂不慧得放歸伯虎時已爲山人以老徵明困塲屋三十年抱道守志素以文章行誼見知當路大君子甫當應貢尚書李克嗣巡撫吳中特露章薦於朝得授翰林院待詔徵明爲書陳謝克嗣曰竊聞薦士之難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故以爲衍尹綿之材遭漢世

一景略之明終日左右而卒莫之省而趙括何人徒
廢頗馬謖虛名能感諸葛甚而周仁許靖之屬亦
類皆得尊顯嗟乎士誠不易爲也公卿不爲士久矣右
也科舉之法行也科舉之法行則凡魁楚特達之士皆
於科舉乎收之毋怪乎今之公卿之不爲士也外此而
有衆焉不以爲迂不適時則以爲愚不知人而非笑
其身矣徵明家世服儒薄有蔭祚少之時不自量度肓
志當世讀書綴文粗修士業而受性樸魯輭策不前一
試有司每試輒斥年日以長氣日益索因循退托志人

曰非非獨朋友棄置親戚不顧雖徵明亦自疑之矣曰
公領鎮三吳徵明在諸生中蓋嘗一再望見顏色而
公無階莫得自前明公何所攄知遂錄其姓名露吾
於朝犯迂不適時愚不知人之議不顧非笑而斷然
之徵明誠愚不知所以受知於公者以爲誠有材耶
科舉之士非有甚高難能者業之三十年曾不得一
門以自振發其效亦可見矣若夫慷慨道德抱節守貞
明是非其人即其人將仃縮約遠引不令入　不或
聽人言得之游揚安知其非趙括馬謖周仁　且以

傳所爲損公不小矣公豈不念及此哉乃公之意則有在也麗統有言當今雅道陵遲所冀拔十得五使有志者自勵耳徵明誠知陋劣不足辱公而公豈以區區一人而懈其勵人輔世之盛心哉必如郭隗先從隗始之言則徵明豈不得爲燕國之馬首哉明公三朝將臣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好賢禮士聞於天下一時及門之士多矣其文學行義踰於徵明者亦多矣豈無工言語露才諝以求知於公者公皆不之顧而獨有意於徵明天子俗之宰相受之朝奏夕報而徵明遂得以白衣被命

列官清禁舉朝不以爲非天下咸歎其遇豈不以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朝廷中外舉皆其誠乎徵明何幸身名際之所爲感公之知歆公之德宜何如其深也昔歐陽文忠公薦蘇明允明允卒以文章名世議者謂明允不負爲歐公門下士而千載之下歐陽子獨享知人之明徵明雖無似今日請竊附於蘇明允期無負爲公門下士耳是時朝中卿大夫熟耳徵明名人人想望其風采莆田林俊故與文溫州相好號通家時起爲刑部尚書每引共談歎語人曰坐上何可無此君楊一清召入內

首輔徵明見獨後楊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卅而後見我徵明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謁楊悵然久之曰老詩甚愧見生人以是益仰其高品待詔二年預修毅皇帝實錄成賜金幣將滿考遂乞致仕家居以翰墨自娛有造請者輒曰吾老歸林下聊自適耳豈能供人耳目玩哉門無雜賓儀部郎陸師道謝官歸委質爲弟子人笑之師道曰文先生以藝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者吳士先後

使人人尊重之皆不敢名稱爲文先生年九十乃卒所
若石市田沈子彭南京國子監助教嘉和州學正皆精
父業俱歲貢入官隊師道孚子傳長洲人故相聞
其所射進士策語首相李時曰是子也其文實著者則
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上不盡寄相臣柄移置二甲終
五官終尚寶司少卿師道亦有文名
論曰王世貞曰吳中人於書惟祝允明畫則唐伯虎彼
召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
能當文先生人不[illegible]乎文先生蓋兼之也余

徵深愛文先生之與兩人友也雅有埒虎之美而兩人不能以群妓之邪好得借徵明一顏色嗟乎斯爲文先生哉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也寅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爲諸生不或友一人然特之志錚然同郡生祝允明敬其才望而顧友之規之曰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寅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不解事場屋著廣志賦自見允明曰子必從已願便可襍

闌襆燒科策今徒藉名泮廬目不接時業子則取舍奔

何寅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邪集一

擲之耳明年爲弘治十一年太子洗馬梁儲主試應天

舉寅爲第一人當赴會試江陰舉人徐經夙欲交知於

寅百金爲壽同舟俱北時寅文名籍甚都中公卿造請

闐咽于門儲還京言于詹事程敏政曰僕在南都得唐

生天下才也請君物色之敏政曰吾固聞之久故江南

齊上也寅以是與經咸得受知敏政門下其後敏政主

試與禮闈於是有許二生下以爲敏政鬻[illegible]

詔逮二生下詔獄連敏政弁廷訊經寃承服寅亦爲所株累罷黜爲藩椽司是時經用其富厚抵於此亡怪也寅以其材若彼豈其喪志若此一飲其患遂以其落比匪之傷從自及已寅旣坐廢自以爲不復見齒士林皈依佛氏自號六如居士築室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醉便頹毅有桃花庵歌詠之能令觧士鮮顧嘗夢人惠墨一囊能剩千金繇是詩文日益奇甚稱一時神品晚年稍欲別成一家之言以貿名世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

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烏五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未及成章而沒年僅五十四寅有答友人文徵明書見者無不酸鼻其書曰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隳堞荊軻議於朝而壯士為之徵劍良以精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群于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

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許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遂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渼發啓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衰亂相尋父母妻子蹶踵而沒賤卑屢嗟黃口嗷嗷加僕之宕跌無羈不問生涯何有何無付之譚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忼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於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頻當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出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卿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偎以

徵名冒東南多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予而貸斧口而爾墻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樂緊察日錦百疋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泱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績絲成綱羅狼聚乃食人馬蹩切白玉三言變慈毋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奉張膽赫屣侁敵知與不知畀指而唾厚亦甚矣整冠李下撥思甑中僕雖聾

言亦知罪也當衙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賊施俯仰畏態上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存鄉僕幸同心于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將髦迨于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猿粟夫妻反目豬者盈狗當門而吠反視室中甌甌破缺衣屨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擬系椹秋有橡實餘者不逮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諆其

夕也呼欷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荊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録乃徒以區區研磨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覘古人墨翟拘因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犖不自候測頹靡其後以合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隱括揩間總統百氏敘述經翔翱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

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闊椋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辟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柘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

餓乃乞食豈不偉哉黄鵠舉矣華騮僨矣吾卿豈憂懸
裰豆赫腐屍耶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
伯叔衣食空絶必爲流莩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甚捐
狗馬餘食使不絶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
復何哉唯吾兄察之矣寅家世業賈寅父方用寅起家
然竊自嘆曰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没資猶淡落
及舉賢科忽遭擯絀又有妒婦斥去之以是落魄逾甚
益任達自放文徵仲與寅少小爲文字交甚相得每規
之正寅輙心佚請隅坐受教然不勝其磊落之氣往奴

白若過金閶見畫舫一女郎顧已而笑悅之知為吳輿
宦家婢白護無聊狀求從門下書傭主人甚愛之已而
以娶求歸主人曰汝肯終留我門下吾當為汝覓室寅
曰主不見棄使小人今日得為門下犬何幸主人盡出
室中婢眎寅寅請以女郎許之昏之夕女郎謂寅曰妾
向過金閶見似君非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
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女郎曰妾昔見諸少年擁湊
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歎呼浮白傍若無人睨視
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寅曰何物女子于塵

吳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云何有客過其主人見寅乃白主人主人大駭請列賓席盡懽明日治百金裝幷媵遣歸吳中與祝希哲及張夢晉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野寺中痛飲曰此樂恨不令太白知之三人皆以風流自豪希哲者允明字也與寅並召才名舉鄉薦官應天判其學一時無有出允明右者元秉品爲明興第一爲人好酒色六博人輩金賭案其文及書者踵至辭不肯見多醉妓館中俠少年負累之從之遊日張酒呼與宴歌爲壽故又好蓄古法書名

柰何哉歎客亡所得酒比初直什一二輙售之豈寧可千金不兩年都盡有黑貂裘甚美青女至矣卒斃之以當酒錢窘又稱貸賖者嘗其窮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輙累緡可得巳小饒更自貴也夢晉者名靈與寅同里閈壯才不及寅而放誕過之恒曰月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能耶遊虎丘會數賈飲亭上靈更衣爲丐者上丐賈食賈方分韻賦詩靈前請願乞大醉而以狗尾續建舉大白十數揮毫數十首不謝蔽踪去賈以爲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月作胡人舞形狀殊絶盡覩寅

兖伯仲早逝少傳世允明生而右手指枝有號枝山喜著書有祝子通祝子雜祝子罪知祝子浮物蘇材小纂野記語怪金石契合詩文數百十卷

論曰論者多咎伯虎失足於徐經余曰不然伯虎當宸濠物色時名已敗矣身已廢矣英雄末路能不自點者幾人哉且脫屣若此矣矧在志士盛年之秋伯虎肯以其身狗徐經必不然也或又言文人無行若論司馬長卿累其才而第指其竊貲後世無長卿矣大士負不羈之才故多遺俗之累嗟哉伯虎何失其爲伯虎哉

皇明史竊卷之第九十六　　東莞尹守衡著

李攀龍七子三甫汪道昆列傳第七十四

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也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攀龍自爲諸生業已厭其時師訓詁味棄之動則嘐嘐古文詞側弁而哦諸弟子不悅何語共指攀龍曰狂生攀龍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旣入官曹務故閒簡乃益縱橫千古微發一識往往創獲一辭他人所不能解攀龍顧自以爲日新變化可當作者一時操觚士忘其鄙倍猥以攀龍好高求勝何乃有此不可

讀之語駭人耳目且安所用之攀龍曰手一編嚮摹竊
切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汚其毫素時同
舍郎王世貞徐中行梁有譽舍人吳國倫考功郎宗臣
皆一時名士攀龍日相引結文字懽每休沐輒爲社會
私相切劘攀龍咸第蓄之有所著述人人意自得最後
攀龍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時又有詩人謝榛者以山
人從之遊京中稱七子攀龍歷員外郎郎中出爲順德
太守人曰文人不達於政攀龍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
將卷跼鞠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展與

坐堂皇揖屬吏考討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君承綱矣至郡首務寬民財力請豁種馬場歲賦二千七百餘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直定十之三沙河民趨役過省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有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攀龍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當益一傳永年兩邑民役皆獲寬此其治效彰彰較著者也又其操槩凜潔雖爲邑澤稱其爲文人於是又知攀龍不獨文士也比三載數十薦爲畿輔最陞陝西提學副使攀龍鄉人殷至爲

死無以徼致攀龍使為文攀龍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徼致耶已入請曰臺下但以一介來命否則入謁見屬下不應者似不必徼也殷愕然起謝過然殷素刻覈傲而無禮久之復以檄攀龍恚曰彼豈以我重去官耶即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銓部議其材名為特請予告故事外臣予告異日獨何景明薛蕙數也歸搆一樓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戒門絕客兩臺監司以下請見不能得去亦無所答謝有簡倨聲嘗為詩有曰意氣還從我輩生功名且付兒曹立樓

祐十年天子用言者起爲浙江副使二年遷參政博

南按察使內艱歸尋卒黎龍視同好少獨歎祖世貞

貽世貞言曰以予觀於文章國朝作者亡論十數家稱

於世即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修辭寧失諸理今

之文章惟於修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

侏儷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後生與二十乃唯

冢耳是寄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已此何異塗之

群瞽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𤨏𤨏則

皆矯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之

自施者乎世之儒者苟治體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俾
言而布在方策者耳文章之道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
舍所學而從我彼奚肯苦其心志於不可必致者乎夜
薪傳火不疑於日非虛語也少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今之作者論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為已余結
髮屬辭比事今乃歿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名
欲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吳越間
詩書藏於閣閣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竿監不
川超乘而上是為難爾故能為獻吉輩者乃

獻吉輩者乎一日酒間顧世貞笑曰世固無無偶者有
仲尼則必有左丘明世貞不答目攝之攀龍乃曰吾誤
矣有仲尼則必有老聃耳文士態自任誕若此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祖倬南京兵部右侍郎父忬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世貞自幼聰敏絶人八
歲稱聖童七歲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年十八舉于鄉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李攀龍為同舍郎
世貞一見本為知己從游筆下獨其社中二三曹偶每
一操觚自相賞識不以示人間嘗予書攀龍曰僕甚怪

公實持吾輩作徧示人人那可與語祗自辱耳古之人
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
大都以候識其綦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
彌也其喻寓深也此僅可為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
申人來還往燕齊吳越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都而
縉紳先生又六七載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
僅吾于鱗于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去行天
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為人慷慨重氣節
楊繼盛死東市世貞為斂其屍而歸其喪相嵩大恨之

爲郎九載出爲山東副使督戎青州友人宗臣臨去
十之豸衣一古劒一束帶一爲辭曰足下所督戎者故
齊地也其俗慓悍猾賊椎埋作姦群邪藪澤譚王道者
病之足下往矣得以憲章從事取象於物惟豸性爲能
觸邪故贈君豸衣一襲夫群邪所自邪也亦自上之約
束爲之不束之而遽收之是謂不教而殺非聖謨所貴
君子之束人也必先自束其身故贈君腰帶一束自束
束人矣術有不若者則付之三尺以彰國威以著足下
之明信故贈君古劒一　曰明有豺豹幽有魍魎無不靡

之矣又爲賦古劍篇遺之世貞長歌入青州彈劍而爲諸國門下教諸屬縣申明州里比閭之法嚴保甲勤緝捕暮月群盜散竄青州父老舉手加額曰表我東海微王使君誰其當此乎世貞顧又時時無忘攀龍輩曰日嗚嗚云足談吾直以滌岡擬吳生以湘纍視子相以屬今當于鱗以言史屬子與日自相下上耳第世懋以年少進士父忬總督塞外不能內與相當調和思得歸屬所入溥薊州當遂急持之逮下獄世貞解青齊印走長安與弟世懋叩闕請代父急止之曰毋遂死乃翁爲也

則相與因服跣道傍遮諸柄人車請救不能得而忬竟
死東市世貞誓不與嵩共戴嵩棲三載嵩敗死穆宗即
位世貞兄弟乃得詣闕上書訟父寃言殺臣父者本嵩
父子非先皇帝意臣父將兵薊遼効首功八百嵩蔽不
以聞按灤州小失事曲法坐父死詔復忬官世貞依草
野十年薦起大名兵備歷參政按察使又再遷布政使
太僕卿陞都察院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鄖陽署閒寂世
貞不携家累自比有髮僧日受堂餐而無法可說稍得
靜坐滋味而是時江陵當國荊州地屢震世貞疏引京

房占言臣道太盛坤維不寧江陵以爲訕已大不悅稍
遷世貞南大理隨嵊言者齕之改應天尹拂衣歸世貞
以爲文士尚未脫陽九跳奉曇陽子法教以此逃世久
之起南京刑部侍郎尋改南兵部陞刑部尚書乞骸章
三上賜歸尋卒世貞中年好酒懶事頗與世絕乃意常
在千載大事手未嘗少釋帝編居恒謂三日不飲酒覺
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塞卒贈太子少保賜
治葬金五百鐶子士騏時爲武選司主事奉遺命疏辭
不許士騏萬曆初進士世懋字敬美父兄既自出授南

京禮部主事尋轉北遷尚寶丞與中書黎惟敬輩結詩酒社都人有游閒公子之稱已出爲江西參議遷視陝西學政尊奉曇陽子遂爲言者指摘報聞謝政歸久之起視八閩學政轉參政進南京太常寺少卿卒世貞愛其文章嘗語攀龍曰家弟軼塵而奔咄咄來逼人頓其好飲稍自覺耳攀龍曰敬美乃殆包宗吞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耽欲作江南一小宗盟將大攻伯仁柰何不善備之也兄弟稱雙璧世貞所著詩賦文說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萬言巵言二十餘卷世懋有望

崖編窺天外乘二酉委談等書世比宋二蘇云

宗臣字子相揚州興化人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臣秀眉豐下月光奕奕傍射豪儁自喜少嘗與客論詩不勝覆酒盂嚙之裂歸而遲思竟日夕至客客嘔血而神適王初授刑部主事調考功故事吏部自相貴絕不與他曹通臣視諸同曹落落不相偶頗與禮曹攀龍輩疊並弄詩文樂也諸同曹共目攝之云幾臣後咯血不止謝官歸築室百花洲上案前花鳥便足千古遙望天際異彩霞燦指示人曰滿目皆音筆下文章久之病稍間

復起官調文選轉稽勳員外郎數年間故所從游者稱
皆外擢臣亦出爲福建叅議會倭夷入寇福州臣奉無
撫監守西門是時城外居民以倭至咸望城來奔環城
有六門咸閉不内臣曰奈何以吾赤子餧賊也大闢西
門入之且令盡肩其所蓄薪穀内城中毋資寇其民見
阻他門者盡轉徙而入且數萬人矣已而寇至城守五
十日斗米不增一錢此數萬人人人稽首門内荷臣得
再生也臣坐陴上不解戎衣休沐者踰月是歲八閩人
旣苦倭又苦客兵臣奉巡撫檄往來諸郡中督理又白苦

一時當事諸大夫於是人人自臣曰此文士中之頗牧也既而秩序當遷則又私相謂曰如臣者何可一日去閣銓部乃爲轉臣副使兼督八閩學政臣受命文移郡邑學官弟子曰職不學上采銓臣言命督爾八閩學事乃職則悚然而懼何也上之所急諸生者非文也將求其才而用之也使職之所教諸生異日者稱上任使不用者不失爲文儒則何用懼爲一上需之無以應之用之無以酬之則將數職以不能教誨之罪職奚辭而釋焉用是上繹皇綸下稽聖訓遂采昔與近稽物情爲約

八篇與學官弟子共守之迹帝第一辨學第二宏志第三慎履第四勸業第五談藝第六端範第七誠俗第八文詞多不錄錄其談藝篇曰夫六經而下文豈勝談哉左馬之古也董賈之渾也班楊之嚴也韓柳之粹也蘇曾之暢也咸炳炳明明卓然之所共嗟也然其文焉不襲左而班不襲楊也柳不襲韓而曾不襲蘇也何也不得不同者文之精也不得不異者文之迹也論文而至於舉業其視文既已遠矣文而襲者舛也況拾世俗之陳言剽語而掇以成文又舛之舛者也今夫人性之有

文也不猶天之雲霞地之草木哉雲霞之麗於天也是日日生焉者也非以昔日之斷雲殘霞而布之今日也草木之麗於地也是歲歲生焉者也非以今歲之萎蘖枯株而布之來歲也人性之有文也是時時生焉者也非以他人之陳言庸語而借之於我也是故古之言文者得之心而發之文也其理之瑩也如金之精如玉之粹而天下之人莫之敢損益也其詞之溢也如長江如大河魚龍黿鼉縱橫出沒而不可揜也其淸通也如月之秋如江之澄如潭之衆而千里一碧泠然內徹也其

古雅也如太羹如玄酒如周之彝如商之鼎令人睹之而裴回太息棲神千載之上也其明達也如青天如白日而有目者之所共覩也其飄逸也如珮玉鳴珂乘風御空可望而不可即也其鏗鏘也如金石相宣絲竹並奏而聽之者靡靡忘倦也其艷麗也如芙蓉秋水之上而真色充燦不假雕飾也其嚴正也如達官貴人端冕而立乎朝廷之上見之者凛然動容也其雄渾也如鉅鹿之戰以一當百人人戢伏不敢仰視也斯文之極也以之闡經則道德性命之精章矣以之論史則治亂興

衰之繇達矣以之辨事則得失安危之幾判矣碎之天之雲霞地之草木無所假焉者也左馬諸子之所不能易也尚何以陳言肅語爲哉文賦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諸生其含爾糟粕茂爾精華吾將悚而覽焉臣每按部校士坐堂上取試目爲程義以夕及旦日閱卷以文次甲進退諸生且以所爲程義示之所品題亡不人人厭服亡何故疾復作一日坐廳事手書三詩飄飄有御風凌虛意擲筆而逝年僅三十六也徐中行時爲汀州守每入福州州城中有爲石山臣輒與中行

臥山上樂之語中行曰天地大矣而有茲山茲山也

而始有君二人哉已又曰吾去君官若脫屣耳而

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乎哉閩士民乃共祀

其地祠焉臣詩好杜甫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嘗句句一

余采秇林抽繹千古蓋史遷其至哉詩則工部余叓友

而讀二書今十五年矣寒可無衣饑可無食陸可無車

水可無楫而是書不可以一時廢也辟之手足耳目焉

余誠何心哉怒讀之則喜愁讀之則驩困讀之則蘇悲

讀之則平徐而讀之則萬慮以澄百節以融耳目以涌

珊瑚以清急而讀之則蘭桂倏馨雲霞倏出鳳鳥倏翔蛟龍倏鳴遠而讀之則天以之青日以之明江以之流岳以之停洸洸洋洋總總鱗鱗二書何書哉余讀李唐古書蓋次二書焉夫周則左丘明楚則屈宋漢則董賈蘇李長卿枚叔班固楊雄魏則曹劉應徐六朝則潘陸江鮑唐則太白長吉陳杜沈宋盧駱韓柳非不采厥英華而日誦之顧不若三書者時飧與飧時櫛與櫛時几與几時榻與榻寒暑風雨南北飄零未嘗一時去吾之手也字究句研積歲累月楮稠墨敝大類宜于時斤出

亦炎雖然余於三子何有哉又與友人論文曰鳳麟之為天下瑞也求其耕嚼而駕遠也則謝牛馬而世卒不屈鳳麟于其下者以其文也以其文非以其用也而世之論文者乃責其亡用于世則何以貴鳳麟乎謂鳳麟之文而亡用可也謂鳳麟之文而亡用而不及牛馬也即婦人孺子而笑之李何之則古以綴文是李何之所以為天下重也而乃訕其奔走奴僕之不暇然則述黃虞姬孔而談仁義道德者亦將爲奔走奴僕乎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也

可乎哉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與宗臣梁有譽吳國倫皆同年進士中行出守汀州外艱補汝寧俱有能聲歷官至江西左布政使性好客客時時滿座有淺孔文舉風士能操一藝者問衣則衣之問食則食之問求囑焉則爲草薦書數十函不倦三爲福建藩臬大夫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中行爲創亭樹勝處沿隄植桃李櫻桃徐進與僚從觴賦詩聞人指謂徐使君何減山簡荊州也七子在燕中負輕薄名而中行獨稱長者

梁有譽字公實南海人故嘗從中行遊南太學甚相好入官三載遂謝病歸作百韻詩與攀龍輩爲別一時都人甚膾炙之元美稱自杜甫氏而後不兩見也性不耐飲酒世貞門從過飯一肉不能再薦既復過具鮭菜不能肉以爲恒青衫褡拖其當繡處時嚙殘則綴以絲縧之家故不貧少爲諸生嘗以意氣耗其數百金不顧世貞嘲而詰之則咲而指其腹曰是豈任肉者好言相一日謂宗臣曰子甚貴而無身柰何乃又黯然嘆曰吾嘗先子徃有譽先臣六年而歿年三十五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故負才氣兒輩龍世盤之跳踉闌入社其自品題謂梁徐未遠過宗謝不及之嘗與元美及子與飲蔡子木臬副子木自矜其所作夔州諸詠就席上歌之歌甫發明卿輒衍寢衍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衍亦止其慢世若此從飲社中嘗發酒狂毆子相數折齒子相罵之曰狂奴子相有與于鱗詩曰憶昔五子結盟義櫳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乖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髮長徙俯仰人事但可悲嘆吳生云賴耳目縱橫意常駕僕僕髮短心長頗得意于此生此生嬌

非僕當之毅名吳國倫官至河南參政榛字茂秦臨淸人右目眇客游京師攀龍諸人社攀龍出爲順德守榛過之守未即相見令吏先持謁奉白金爲下馬獻榛榛怒曰我何忝長卿太守恭敬我不如臨邛令幾何金足爲芻秣贄卿之地守至榛詞色傲人惡守不能堪念故人令吏復上前金榛袖之去數守從來追留已守不追榛遂京師大謗守治郡亡狀攀龍曰我何可與之友也作絕眇榛文示諸子元美大罵曰老眇奴何不速死辱我五子真負心漢遇亂髯生當更刎去左目耳其後都

人士益惡榛榛日益寥落著有遊燕集自號四溟旅人

論曰李何以後七子聚其風韻握七寸之管以共揚扢振藻於皇都稜稜乎直視千載之上者其于鱗乎元美遂稱于鱗以共小天下何太欺人要即以為後死之北地信陽未為過也子與左漢右唐如取如攜子相定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皆不自諱其令人矣跋扈狂奴驚風鞭霆闌入盟所堪詫同調人擧梁生南海明珠好古君子尚得因之旁採風雅而況夭折聊生雖曰中散無市中何可無此人其遇厲生亦一俠客之雄乎

汪道昆字伯玉歙人也三歲大父口授古詩百篇輒成誦客至令誦詩行酒以爲歡俛受師業盡發先世藏書萬卷讀之屬辭嘗稟諸古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筮仕爲縣令入爲尚書郎出而治郡治兵十年所人初不知道昆能爲古文一日王敬美見之嘆以爲數百年無此物元美得其手書讀之大穪賞以謂似與子長孟堅酧徃非後今人觀也嘗爲友人者新都詩業論以見志大都言古今猶齊楚也語楚則楚語齊則齊繫所習何如耳李獻吉雄峙北郡轟漢稍而潤色之即不能與漢士並

驅其視晚近所爲直土梗耳請借樂爲喻夫蕢桴土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咸池德之成也六籍是已流商刻羽奇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文未著家其成則德不觭毋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于里耳楊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涉世不久則其稱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非盧語也同郡山人江氏瑩好古士也道見與善語之曰余觀作者之汙隆壹槩於風氣自漢下逮則緣世屢遷譬之旻日孕於不版明與驅左衽而反之正藝士奮起依焉出入之光耿

輓近而稱古人然皆三河齊秦之産而江淮秀異術有隨之其強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小人善詩古體道昆曰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日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靡之習而陵遲於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為盛夫持漢之三尺卑斑六朝敢不受令唐剞劂為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見去之乃掛筐嗚嗚為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俠於杜陵及為古詩且不能超

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道昆初爲令上計時著有七論皆悼世之詞巡撫閩中戚繼光爲閩帥時稱汪中丞文戚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爲閩中三絶尋受劾免歸垂橐入門百口多負責家居抱損自下敦布衣之悃能轟飲百斗不亂不輕與人文章不嗽名客見其架上牙籤萬卷聊睨久之道昆曰而無若其多耶此不過備檢證耳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宗[illegible]之漢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三傑耳詞家時論天下名士獨推道昆與于鱗元美尚足而三云所著有副墨及太函集行世

張佳胤字肖甫蜀人也嘉靖之季京師有七子三甫言語妙天下三甫者肖甫其一也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初爲滑令有材畧滑故三輔巖邑也時緹帥梂上寵張甚其所遣詗事官校與部吉並至佳胤一日晏坐有升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哉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語令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且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挾令入內署出匕首交令項曰若知我耶可予我萬金佳胤佯驚曰我何所得萬金豫藏者曰盡取之庫佳胤曰庫金鹹有之第不可與若上皆有賦長名氏令

日予若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法引其頸曰若可取余首歸者曰吾曹弟欲得金耳取汝首何爲佳亂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紙授之即不待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紙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緩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鴟蹲儀門外得令所賦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刼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泐令曰倉卒中所賦金止此矣佳亂陽怒曰賦汝人三百金刼二十也何以解二公索復令一人前忽躍而

就之彰斬之首已落于刀下群縛并者訊之皆有名賊也急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輕騎并執而磔于市其為政嚴而愛人事暇間又矢為詩歌為邑士紘誦時李于鱗守順德為比壤隹衛故傾慕之出其詩贄謁于鱗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尋陞戶部主事是時燕中七子公實死謝榛鮮于鱗已出守隹衛既入都猶得及從元美三三君子遊一時聲應之士豫章余德甫汝南張助甫復相與翺翔其間於是輦下名士復尊鄉之稱三父矣德甫名曰德刑曹郎助甫名九一吏曹郎德父爲人

簡遠有清致寡飲酒雅談笑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輙不肯受加子與則受德甫脩然其間不見彼有所加此有所受年長於子鱗而事子鱗最謹無一語而不詘法于鱗也者于鱗嘗稱於元美子與二人曰德甫詩乃有其勢無已終當自詣爲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裨不淺不佞所游元美徐吳休德甫也助甫成進士最後以貲櫛令進部署七子時已多去國獨子相同舍相得甚歡身長七尺軒軒若霞舉目光如電與談論曾吞雲夢八九善草書投壺年最少成名最早于七子中心

詩而不敢並立者唯元美一人餘姑舍是嘗語人曰今
天下縉紳大夫率汩沒濂洛之波迷化苟就飾其固陋
文之喪也久矣故有東性命爲頭詆斥相如爲俳優是
瞽者之辨色而聾者之賞音也半入理窟半參詞場遂
以爲兼二家之枯獵蘘取之奧是王孫綽之欲倍偏枯
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淺之乎其爲見也則有摹說古
昔規談宏遠未探本根遽談枝葉是見彈而思鴞炙見
卵而求時夜志良殷矣其割裂糟粕刻畫無鹽剽竊字
句似是亂真是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

錢何時而具肢體爲完人也孔子曰絃則是也聲則非也可勝慨哉三父時厠於七子之後擅名京師獨肯甫兼有文武材後爲都御史巡撫應天中蜚語去又起撫宣府晉兵部右侍郎督撫浙中先督撫以中旨藏卒月餉卒譟而縛之車中以二千金謝過乃已事聞相江陵曰孰可以制之已而曰吾得人矣遂以佳胤往抵鎮市民之亂復起則游民之若夜役不均者也佳胤輕與出諭之姑叩首退而剽掠巨室夜火光亘天佳胤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先是卒之初倡亂者若

梁魁二人先督撫畏之已縱勿治後亂曰吾有以處之
授策於主帥誘此二人令剪亂民以贖前罪二人聞之
喜帥群卒討之禽其豪五十人斬而梟諸市亂遂戢先
亂伴爲喜予二人冠帶二人洋洋意自得且蟻視群卒
而以侮之矣群卒大怨恨先亂乃復授策於主帥乘群
卒之怒禽二人戮之餘皆赦勿治兵民兩安上下優詔
褒答賜緋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拜右都御史兼兵
部左侍郎尋又出總督薊遼三鎮以邊左大捷加太子
少保陞兵部尚書所著有君來集德甫從事著出爲稿

建按察副使會子相時理學政于與守汀州三人復得以詩篇尋舊好于相卒于閩德父爲視含斂主喪事護其柩歸揚德父尋亦罷官歸與國將用晦爲爾汝交相倡酬以老助甫官至都御史卒之前歲嘗一夕夜校讎其所著作妻諷之曰持此安歸助甫笑曰吾于古在焉非乃所知今有緑波樓集具存焉

論曰張佳胤初爲諸生與友人劉玄子論英雄佳胤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劉者已覘其器品之不凡矣肯試巖邑偃息而織二巨俠之命於几席之前及俠脊

鉞片書而定兵民之亂於股掌之上即令地上孺子持黃石公書出籌之帷幄中者寧過此耶故檄巴蜀者乃子虛勒燕然者爲宥戲世無用文士之言用於世也元美嘗推稱三甫曰行甫之雄爽助甫之奇秀德甫之精嚴皆吾所不及也